

Rensheng Kulu Sanwen Congshu

人生 **苦旅** 散文丛书

丑陋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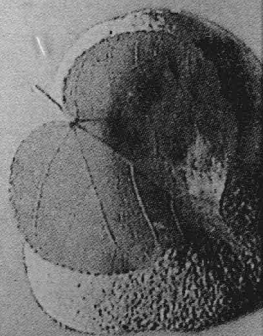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张昌华 汪修荣 王浙英 主编



人生苦旅散文丛书

丑陋卷



● 安徽文艺出版社

人生苦旅散文丛书——丑陋卷

张昌华 汪修荣 王浙英 主编

责任编辑:鲁书潮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安徽省地方志印刷中心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8.5

插页:2

字数:200,000

版次: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587-7/I·1475

定价:10.2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车厢社会	丰子恺(1)
小丑	[俄国]屠格涅夫(7)
说话	王了一(9)
我若为王	聂绀弩(12)
圣人	[黎巴嫩]纪伯伦(15)
论奴性	[黎巴嫩]纪伯伦(17)
论嫉妒	[英国]培根(19)
论自私	[英国]培根(24)
论野心	[英国]培根(26)
论权势	[英国]培根(28)
爬和撞	鲁迅(32)
世故三昧	鲁迅(34)
二丑艺术	鲁迅(37)
德国人缺少什么	[德国]尼采(39)
致伯明翰邻居	[英国]普里斯特利(46)
撒旦	[美国]玛丽·格丽娜(48)
中国人,你为什么不生气	龙应台(50)
昭君怨	龙应台(54)
人情如纸	刘心武(58)
“作揖主义”	刘半农(61)

洋人崇拜	钱歌川(66)
美国的个人主义	[法国]萨特(71)
骄傲	[德国]叔本华(81)
论嗜酒	[古罗马]塞涅卡(83)
酒鬼自白	[英国]查尔斯·兰姆(88)
牛蒡花	[俄国]列夫·托尔斯托(98)
丑恋的灵魂	[法国]蒙田(101)
众师之师	[法国]蒙田(103)
论拍马	聂绀弩(105)
“春朝”一刻值千金	梁遇春(107)
射手	[英国]科贝特(112)
懒惰哲学趣话	[德国]伯尔(115)
囚绿记	陆 蠡(118)
论文人	钱钟书(121)
握手	[英国]莱·亨特(125)
我为什么握他的手	[苏联]邦达列夫(127)
第一是保护自己	柏杨(129)
炫烂小脚	柏杨(131)
起敬起畏的哲学	柏杨(133)
关于嫉妒	[日本]三木清(135)
关于伪善	[日本]三本清(139)
怀疑的遗传链	[法国]阿兰·佩尔菲特(143)
墨守成规	[法国]阿兰·佩尔菲特(145)
办事二妙法	李宗吾(147)
厚黑学	李宗吾(150)
做官六字真言	李宗吾(156)
麻将	胡适(159)

女人和男人·····	[德国]库·图霍尔斯基(163)
忌十三·····	周作人(166)
娼女礼赞·····	周作人(167)
中国人之德性·····	林语堂(171)
脸与法治·····	林语堂(179)
凑热闹·····	柯灵(181)
论做作·····	朱自清(183)
利己主义者·····	[法国]拉布吕耶尔(187)
伪善者·····	[法国]拉布吕耶尔(189)
拜年·····	梁实秋(191)
讲价·····	梁实秋(194)
女人·····	梁实秋(197)
男人·····	梁实秋(201)
弈人·····	贾平凹(204)
鬻狗的风格·····	秦牧(208)
人世百图后记·····	靳以(212)
面具·····	许地山(215)
谈美丽痛·····	徐訏(216)
吹牛的妙用·····	庐隐(220)
说大话的故事·····	邓拓(223)
谈女人·····	张爱玲(226)
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·····	叶圣陶(236)
“中日亲善”颂·····	胡秋原(239)
社会的不公正·····	[法国]拉布吕耶尔(241)
罪犯·····	[黎巴嫩]纪伯伦(243)
希特勒匪谈们嫌热·····	[苏联]萨斯拉夫斯基(245)
生命的价格——七毛钱·····	朱自清(247)

血梯.....	王统照(250)
街血洗去之后.....	郑振铎(253)
小人物和大人物.....	[芬兰]约·哀禾(255)
用砒酸布丁毒杀土人.....	[美国]马克·吐温(257)

车厢社会

丰子恺

我第一次乘火车，是在十六七岁时，即距今二十余年前。虽然火车在其前早已通行，但吾乡离车站有三十里之遥，平时我但闻其名，却没有机会去看火车或乘火车。十六七岁时，我毕业于本乡小学，到杭州去投考中等学校，方才第一次看到又乘到火车。以前听人说：“火车厉害得很，走在铁路上的人，一不小心，身体就被碾做两段。”又听人说：“火车快得邪气^①，坐在车中，望见窗外的电线木如同栅栏一样。”我听了这些话而想象火车，以为这大概是炮弹流星似地凶猛唐突的东西，觉得可怕。但后来看到了，乘到了，原来不过尔尔。天下事往往如此。

自从这一回乘了火车之后，二十余年中，我对火车不断地发生关系。至少每年乘三四次，有时每月乘三四次，至多每日乘三四次（不过这是从江湾到上海的小火车）。一直到现在，乘火车的次数已经不可胜计了。每乘一次火车，总有种种感想。倘得每次下车后就把乘车时的感想记录出来，记到现在恐怕不止数百万言，可以出一大部乘火车全集了。然而我哪有工夫和能力来记录这种感想呢？只是回想过去乘火车时的心境，觉得可分三个时期，现在记录出来，半为自娱，半为世间有乘火车的经验的读者谈谈，不知他们在火车中是否作如是想的？

① 意快得很，非常快。

第一个时期，是初乘火车的时期。那时候乘火车这件事在我觉得非常新奇而有趣。自己的身体被装在一个大木箱中，而用机械拖了这大木箱狂奔，这种经验是我向来所没有的，怎不教我感到新奇而有趣呢？那时我买了车票，热烈地盼望车子快到。上了车，总要拣个靠窗的好位置坐。因此可以眺望窗外旋转不息的远景，瞬息万变的近景，和大大小小的车站。一年四季住在看惯了屋中，一旦看到这广大而变化无穷的世间，觉得兴味无穷。我巴不得乘火车的时间延长，常常嫌它到得太快，下车时觉得可惜。我欢喜乘长途火车，可以长久享乐。最好是乘慢车，在车中的时间最长，而且各站都停，可以让我尽情观赏。我看见同车的旅客个个同我一样地愉快，仿佛个个是无目的地在那里享乐乘火车的新生活的。我看见各车站都美丽，仿佛个个是桃源仙境的入口。其中汗流满背地扛行李的人，喘息狂奔的赶火车的人，急急忙忙地背着箱笼下车的人，拿着红绿旗子指挥开车的人，在我看来仿佛都干着有兴味的游戏，或者在那里演剧。世间真是一大欢乐场，乘火车真是一件愉快不过的乐事！可惜这时期很短促，不久乐事就变为苦事。

第二个时期，是老乘火车的时期。一切都看厌了，乘火车在我就变成了一桩讨厌的事。以前买了车票热烈地盼望车子快到。现在也盼望车子快到，但不是热烈地而是焦灼地。意思是要它快些来载我赴目的地。以前上车总要拣个靠窗的好位置，现在不拘，但求有得坐。以前在车中不绝地观赏窗内窗外的人物景色，现在都不要看了，一上车就拿出一册书来，不顾环境的动静，只管埋头在书中，直到目的地的到达。为的是老乘火车，一切都已见惯，觉得这些千篇一律的状态没有什么看头。不如利用这冗长无聊的时间来用些功。但并非欢喜用功，而是无可奈何似地用功。每当看书疲倦起来，就埋怨火车行得太慢，看了许多书还走

得两站！这时候似觉一切乘车的人都同我一样，大家焦灼地坐在车厢中等候到达。看到凭在车窗上指点谈笑的小孩子，我鄙视他们，觉得这班初出茅庐的人少见多怪，其浅薄可笑，有时窗外有飞机驶过，同车的人大家立起来观望，我也不屑从众，回头一看立刻埋头于书中。总之，那时我在形式上乘火车，而在精神上仿佛遗世独依旧笼闭在自己的书斋中。那时候我觉得世间一切枯燥无味，可享受，只有沉闷，疲倦，和苦痛，正同乘火车一样。这时期适当地延长，直到我深入中年时候而截止。

第三个时期，可说是惯乘火车的时期。乘得太多了，讨厌得许多，还是逆来顺受吧。心境一变，以前看厌了的东西也重新有起意义来，仿佛“温故而知新”似地。初乘火车是乐事后来变成苦事，最后又变成乐事，仿佛“返老还童”似的。最初乘火车欢喜看景物，后来埋头看书，最后又不看书而欢喜看景了。不过这回的欢喜与最初的欢喜性状不同，前者所见都是新的，后者所见却大多数是可惊的，可笑的，可悲的。不过在可惊可笑可悲的发觉上，感到一种比埋头看书更多的兴味而已。前者的欢喜是真的“欢喜”，若译英语可用 happy 或 merry。后者是 like 或 fond of^①，不是真心的欢乐。实际，这原是比较而来，因为看书实在没有许多好书可以使我集中兴味而忘却乘火车的苦闷。而这车厢社会里的种种人间相倒是一部活的好书，会时时让我展出新颖的 page^② 来。惯乘火车的人，大概对我这话多少有点儿同感的吧！

不说车厢社会里的琐碎的事，但看各人的坐位，已够使人叹了。同是买一张票的，有的人老实不客气地躺着，一人占了五六

① happy 和 merry 是指心情的愉快、欢乐；like 和 fond of 则是指喜爱。编者注。

② 意即书页。——编者注。

个人的位置。看见找寻坐位的人来了，把头向着里，故不作声，或者装作病人，或者举手指点那边，对他们说“前面很空，前面很空。”和平谦虚的乡下人大概会听信他的话，让他安睡而扛着行李向他所指点的前面去另找“很空”的位置。有的人教行李分占了自己左右的两个位置，当作自己的卫队。若是方皮箱，又可当作自己的茶几。看见找坐位的人来了，拼命埋头看报。对方倘不客气地向他提出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请你的箱子放在上面了，大家坐坐！”他会指着远处打官话拒绝他：“那边也好坐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坐在这里？”说过管自看报了。和平谦虚的乡下人大概不再请求，让他坐在行李的护卫中看报，抱着孩子向他指点的那边去另找“好坐”的地方了。有的人没有行李，把身子扭转来，教一个屁股和一支大腿占据了两个人的坐位，而悠闲地凭在窗中吸烟。他把大乌龟壳似地一个背部向着他的右邻，而用一支横置的左大腿来拒远他的左邻^①。这大腿上面的空间完全归他所有，可在其中从容地抽烟，看报。逢到找寻坐位的人来了，把报纸堆在大腿上，把头钻出窗外，只作不闻不见。还有一种人，不取大腿的策略，而用一册书和一个帽子放在自己身旁的坐位上。找坐位的人倘来请他拿开，就回答他说：“这里有人”。和平谦虚的乡下人大概会听信他，留这空位给他那“人”坐，扶着老人向别处去另找坐位了。找不到坐位时，他们就把行李放在门口，自己坐在行李上，或者抱了小孩，扶了老人站在 w. c. ^② 的门口。查票的来了，不干涉躺着的人，以及用大腿或帽子占坐位的人，却埋怨坐在行李上的人和抱了小孩扶了老人站在 w. c. 门口的人阻碍了走路，把他

① 当时火车车厢的坐位是直排的，即两旁靠窗各一长排，中间背靠背两长排。——编者注。

② 英语 water closet 的缩写。意即厕所。——编者注。

们骂脱几声。

我看到这种车厢社会里的状态，觉得可惊，又觉得可笑，可悲。可惊者，大家出同样的钱，购同样的票，明明是一律平等的乘客，为什么会演出这般不平等的状态？可笑者，那些强占座位的人，不惜装腔，撒谎，以图一己的苟安，而后来终得舍去他的好位置。可悲者，在这乘火车的期间中，苦了那些和平谦虚的乘客，他们始终只得坐在门口的行李上，或者抱了小孩，扶了老人站在w. c. 的门口，还要被查票者骂脱几声。

在车厢社会里，但看坐位这一点，已足使我惊叹了。何况其他种种的花样。总之，凡人间社会里所有的现状，在车厢社会中都有其缩图。故我们乘火车不必看书，但把车厢看作人世间的模型，足够消遣了。

回想自己乘火车的三时期的心境，也觉得可惊，可笑，又可悲。可惊者，从初乘火车经过老乘火车，而至于惯乘火车，时序的递变太快！可笑者，乘火车原来也是一件平常的事。幼时认为“电线木同栅栏一样”，车站同桃源一样，固然可笑，后来那样地厌恶它而埋头于书中，也一样地可笑。可悲者，我对于乘火车不复感到昔日的欢喜，而以观察车厢社会里的怪状为消遣，实在不是我所愿为之事。

于是我憧憬于过去在外国时所乘的火车。记得那车厢中很有秩序，全无现今所见的怪状。那时我们在车厢中不解众苦，只觉旅行之乐。但这原是过去已久的事，在现今的世间恐怕不会再见这种车厢社会了。前天同一位朋友从火车下来，出车站后他对我说了几句新诗似的东西，我记忆着。现在抄在这里当做结尾：

人生好比乘车：

有的早上早下，

有的迟上迟下，
有的早上迟下，
有的迟上早下。
上了车纷争坐位，
下了车各自回家。
在车厢中留心保管你的车票，
下车时把车票原物还他。

小丑

[俄国] 屠格涅夫

世间曾有一个小丑。

他长时间都过着很快乐的生活；但渐渐地有些流言传到了他的耳朵里，说他到处被公认为是个极其愚蠢的、非常鄙俗的家伙。

小丑窘住了，开始忧郁地想：怎样才能制止那些讨厌的流言呢？

一个突然的想法，终于使他愚蠢的脑袋瓜开了窍……于是，他，一点也不拖延，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行。

他在街上碰见了一个熟人——接着，那熟人夸奖起一位著名的色彩画家……

“得了吧！”小丑提高声音说道。“这位色彩画家早已经不行啦……您还不知道这个吗？我真没想到您会这样……您是个落后的人啦。”

熟人感到吃惊，并立刻同意了小丑的说法。

“今天我读完了一本多么好的书啊！”另一个熟人告诉他说。

“得了吧！”小丑提高声音说道。“您怎么不害羞？这本书一点意思也没有；大家老早就已经不看这本书了。您还不知道这个？您是个落后的人啦。”

于是，这个熟人也感到吃惊——也同意了小丑的说法。

“我的朋友某君真是个非常好的人啊！”第三个熟人告诉小

丑说。“他真正是个高尚的人!”

得了吧!”小丑提高声音说道。“某君明明是个下流东西!他抢夺过所有亲戚的东西。谁还不知道这个呢?您是个落后的人啦!”

第三个熟人同样感到吃惊,也同意了小丑的说法,并且不再同那个朋友来往。总之,人们在小丑面前无论赞扬谁和赞扬什么,他都一个劲儿地驳斥。

只是有时候,他还以责备的口气补充说道:

“您至今还相信权威吗?”

“好一个坏心肠的人!一个好毒辣的家伙!”他的熟人们开始谈论起小丑了。“不过,他的脑袋瓜多么不简单!”

“他的舌头也不简单!”另一些人又补充道。“哦,他简直是个天才!”

末了,一家报纸的出版人,请小丑到他那儿去主持一个评论专栏。

于是,小丑开始批判一切事和一切人,一点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手法和自己趾高气扬的神态。

现在,他——一个曾经大喊大叫反对过权威的人——自己也成了一个权威了,而年轻人正在崇拜他,而且害怕他。

他们,可怜的年轻人,该怎么办呢?虽然一般地说,不应该崇拜……可是,在这儿,你试试不再去崇拜吧——你就将是个落后的人啦!

在胆小的人们中间,小丑们是能很好地生活的。

黄纬经 译

说 话

王了一

说话是最容易的事，也是最难的事。最容易，因为三岁孩子也会说话；最难，因为擅长辞令的外交家也有说错话的时候。

会说话的人不止一种：言之有物，实为心声，一字一句，俱带感情，这是第一种；长江大河，源远流寻，牛溲马勃^①，悉成黄金，这是第二种；科学逻辑，字字推敲，无懈可击，井井有条，这是第三种；嬉笑怒骂，旁若无人，庄谐杂出，四座皆春，这是第四种；默然端坐，以逸待劳，片言偶发，快如霜刀，这是第五种；期期艾艾，隐蕴词锋，似讷实辩，以守为攻，这是第六种。这些人的派别虽不相同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普通喜欢用“口若悬河”四个字来形容会说话的人，其实这是很不恰当的形容语。泼妇骂街往往口若悬河，走江湖卖膏药的人，更能口若悬河，然而我们并不承认他们会说话，因为我们把这“会”字的标准定得和一般人所定的不同的缘故。

应酬的话另有一套，有人专门擅长此术。捧人捧得有分寸，骂人骂得有含蓄，自夸夸得很像自谦，这些技巧都是可以意会，而不可以言传的。尽管有人讨厌“油嘴”的人，但是实际上有几个人能不上油嘴的当？和油嘴相反的是说话不知进退，不识眉眼高低。想要自抬身分，不知不觉地把别人的身分压低；想要恭维别

① 牛溲，车前子；马勃，一种菌类植物。指没有用的东西，语出韩愈《进学解》。

人，不知不觉地使用了些得罪人的语句。这种人的毛病在于冒充会说话，终于吃了说话的亏。我有一次听见某先生恭维一位新娘子说：“人家都说新娘子长得难看，我觉得并不难看。”这种人应该研究十年心理学，再来开口恭维人！

有些人太不爱说话了，大约因为怕说错了话，有时候又因为专拣有用的话来说。其实这种人虽是慎言，也未必得计。越不说话，就越不会说，于是在寥寥几句话当中，错误的地方未必比别人高谈阔论里的错误少些。至于专拣有用的话来说，这也是错误的见解。会说话的人，其妙处正在于化无用为有用，利用一些闲话去达到他的企图。会着棋的人没有闲着，会说话的人也没有闲话。

有些人却又太爱说话了，非但自己要多说，而且不许别人多说。这样，就变成了抢说。喜欢抢说的人常常叫人家让他说完，其实看他那滔滔不绝的样子，若等他说完真是待河之清^①！这种人似乎把说话看做一种很大的权利，硬要垄断一切，不肯让人家利益均沾。偶然遇着对话的人也喜欢抢说，就弄成了僵局。结果是谁也不让谁，大家都只管说，不肯听，于是说话的意义完全丧失了。

打岔和兜圈子都是说话的艺术。打岔往往是变相的不理或拒绝。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，梁惠王就这样地给孟子碰过一回钉子。兜圈子往往是使言语变为委婉，但有时候也可以兜圈子骂人。兜圈子骂人就是“挖苦”人，说挖苦话的人自以为绝顶聪明，事后还喜欢和别人说起，表示自己的说话艺术。但是，喜欢“挖苦”的人毕竟近于小人，因为既不大方，又不痛快。

说话的另一艺术是捉把柄。人家说过了什么话，就跟着他那

① 指永远不能实现。河，黄河。